

文稿

東海大學館藏《畿輔人物志》板本述略--兼論清人對違礙書籍的處理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1592~1676)撰。孫承澤，乃明末清初人物，與顧炎武(1613~1682)、朱彝尊(1629~1709)有交誼，筆者讀朱彝尊《曝書亭集》屢有記及孫承澤¹，於孫氏著作已多致其意，每思考二人之間的交遊與學術關聯²。最近因核查明末孫承宗的傳記資料，而考查《畿輔人物志》之資料，卻見同一書的不同板本中，孫承宗的傳記頁數有十幾葉者，有四、五葉者，字數相差頗多。細核其內容，其差異處多有以事涉滿清在明末至入關之際的敘述而更動，因概觀全書，將不同板本的比對結果呈現出來，則不僅見板本之異，更可藉以見清人於違礙書籍的處理方式。

二、孫承澤及《畿輔人物志》的編纂

孫承澤，字耳伯，號北海，又號退谷，晚號退翁，順天大興人。³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歷任陳留縣知縣、祥符縣知縣，官至刑科都給事中。福王

¹ 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備要》本，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8月)卷47<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書王純碑後>、<漢丹水丞陳宣碑跋>，卷54<王維伏生圖跋>、<再題王維伏生圖>、<李龍眠九歌圖卷跋>、<題楊補之墨梅>、<書彝齋趙氏水仙花卷>等，皆記及觀孫承澤收藏之金石碑跋事。而除了賞玩，更就所見討論，如卷31<答孫侍郎書>即對孫承澤所藏古玉，提出論辨，並成<釋圭>一文，後收入《曝書亭集》卷60。孫氏卒，朱彝尊並為<祭孫侍郎文>，文中可見二人情誼之深。

² 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收入《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p.330~p.39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對於三人的交往已有深刻的討論，然筆者以為於孫、朱二人的關聯，仍有失考，頗值得再深入探討。

³ 孫承澤的名、字、號有不同的說法。今從王崇簡撰<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承澤行狀>(《碑傳集》十，《清代傳記叢刊》本，清·錢儀吉撰，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作「字耳伯，號北海」。「退谷」、「退翁」則參酌《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清代傳記叢刊》本，清·吳修撰，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卷三、《清代七百名名傳》(《清代傳記叢刊》本，蔡寇洛撰，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等。又《皇清書史》(《清代傳記叢刊》本，李放纂，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卷十「孫承澤」條云孫氏：「初名澤，字思仁」，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畿輔人物志》目錄題「孫承澤恩仁」，均為其他史料均未載及，無法遽斷其是非，附記於此。至於，孫氏籍貫，據<行狀>等知其先世為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苑籍，遂為大興人。

時，曾降附流賊李自成，受防禦使職。入清，授吏科都給事中，歷兵部左侍郎加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史列傳·貳臣傳》有傳。

孫氏處明清易代之際，既身仕明、清兩代，中間又曾降附李自成，以忠臣不事二朝的觀念而言，孫氏無疑是節操有虧的「貳臣」。⁴然其於經學、經濟之學皆重之，又多貯古器、名人書畫，與客討論鑑賞；乞休之後，「耄而好學，亶亶不倦，於史事多所論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⁵孫氏這樣廣博的治學興趣，反映在著述上，可說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的範圍。以今所考知，孫承澤著述《四庫總目》著錄的有：《尚書集解》（經部存目）、《詩經朱翼》（經部存目）、《春秋程傳補》（經部存目）、《九州山水考》（經部存目）⁶、《五經翼》（經部存目）。《四朝人物略》（史部存目）、《畿輔人物志》（史部存目）、《益智錄》（史部存目）、《河紀》（史部存目）、《天府廣記》（史部存目）、《元朝典故編年考》（四庫史部）、《學典》（史部存目）、《閒者軒帖考》（史部存目）、《藤陰劄記》（子部存目）、《學約續編》（子部存目）、《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子部存目）、《明辨錄》（子部存目）⁷、《春明夢餘錄》（四庫子部）、《庚子銷夏記》（四庫子部）、《研山齋墨蹟集覽一卷法書集覽三卷》（子部存目）、《典制紀略》（子部存目）、《己亥存稿》（集部存目）。《四庫》共收錄三種，《存目》著錄十九種。另《山書》列《禁燬書目》。

此外，據王崇簡〈行狀〉所記，尚有《孔易傳義》、《儀禮經傳合解》、《人物志》、《元明典故編年考》、《歷代史翼》、《水利考》、《寰宇志》、《山居小箋》、《宋五先生》、《明四先生》、《諸儒集抄》、《研山齋集考》等十二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則別有《樗林三筆》、《湖涸集》二種。又今見有《研山齋圖繪集覽》⁸、《山居隨筆》⁹、《元朝人物略》¹⁰三種收入叢書，均題作孫承澤撰。總計孫承澤的著述有四十種之多。

⁴ 王崇簡撰〈行狀〉對於孫承澤之死生進退之際，詳細說明其不得已之處，可參看。

⁵ 《畿輔通志》卷七十九，葉六至七〈孫承澤〉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年3月。

⁶ 王崇簡撰〈行狀〉記孫氏著述有《禹貢考》，今核該書前孫氏自序言「山水考考禹貢也」，則二書當為同一書。

⁷ 王崇簡撰〈行狀〉記孫氏著述有《道統明辨》，疑即此書。

⁸ 四庫館臣於此書提要原作「不著撰人」，而疑其為孫承澤採掇舊文，草創未竟，後人抄錄成帙。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入子部，題為孫承澤撰。

⁹ 《風雨樓秘笈留真》，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這些著述中在史事、掌故方面，頗有可觀，如《山書》、《春明夢餘錄》、《天府廣記》等，於史實、掌故的記載，多考證詳明，對後學者探討明代史實有極大的貢獻。而《畿輔人物志》、《四朝人物略》則記錄人物事蹟與行誼，與前述數種正可參證。

《畿輔人物志》之編纂，由書前所附諸序可得其因由。梁清標〈畿輔人物略序〉云：「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輯為《志略》，自洪、永以訖啓、禎，三百年間名臣將相，文章事功粲然可考最著者……。」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云：「孫公綴而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啓、禎，得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卷。」從梁、成二序，可知三事：

1.此書為孫承澤退居西山，方事編纂。2.書中收錄明代洪武至崇禎朝三百年間，一百二十人之事略，共二十卷。3.兩人的序文，一作〈畿輔人物志序〉，一作〈畿輔人物略序〉，或可推知是書曾欲名為「畿輔人物略」，其後方定為今名。

又從魏裔介與孫承澤的序文得知其著作之意。魏〈序〉云：「先生生長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炙彼都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闈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楸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玄黃水火，黨錮鉤鉅禍，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覩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參看孫承澤〈自序〉所云：「余山居無事，好讀史書，擬以平昔所聞見前人事略，輯為《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畿輔人物志》先成，雖聞見有限，搜羅未廣，然生平企慕大端在此矣。」可知孫承澤纂輯《四朝人物志》與《畿輔人物志》，一以時間為繫(自漢至唐宋)，一以地區為主，收載天下人才的事蹟，二書的著作之意是相似的。

《四庫總目》將《畿輔人物志》置於「存目」，評其書之記人物「如李東陽之類，究涉假借，不出地志之積習」¹¹；又言其書對某些人的盛相推重，

年。

¹⁰ 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¹¹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三「史部傳記類·存目五」葉四，「《畿輔人物志》」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年3月。

「亦非盡信史矣」。評價不高，然以其專志畿輔一地的人物，對於研究明代北平地區人物的事蹟，誠提供豐富的資料。

三、東海館藏《畿輔人物志》板本述略

關於《畿輔人物志》的卷數，檢核各種目錄，大多是二十卷。

《皇朝通志》¹²卷 100 葉三載：「《畿輔人物志》二十卷，孫承澤撰」。《皇朝文獻通考》¹³卷 221 葉二十九，載：「《畿輔人物志》二十卷，孫承澤撰。承澤見經類。」《四庫全書總目》¹⁴卷 63 「史部傳記類·存目五」葉四，「《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浙江吳壩家藏本，國朝孫承澤撰。」《古籍版本題記索引》¹⁵著錄：「《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順治十五年(1658)刊本，[85] (謝國禎《晚明史叢考》二十四卷)·十七·766。清刊本[39](清沈初等《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十集)·戊·20。」「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收錄：「《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清順治間(1644-1661)刊本，史部--傳記類--總錄，清刊本，8 冊，28 公分，線裝襖裝，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清順治十五(戊戌)年(1658)孫氏自序，十六(己亥)年(1659)成克鞏、魏裔介等序。」各種目錄所載，都是二十卷本。

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¹⁶「史部傳記類」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有三本：「一為《畿輔人物考》不分卷，稿本。一為《畿輔人物略》不分卷，清孫承澤撰，稿本。一為《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清初刻本。」與《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¹⁷核對，其著錄三本：「一為《畿輔人物略》不分卷，清孫承澤撰，稿本，十二冊，五行十四或十五字，無格。一為《畿輔人物考》不分卷，稿本，四冊，九行間有八行二十二或二十三字無格。一為

¹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 年 3 月。

¹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 年 3 月。

¹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 年 3 月。

¹⁵見頁 198 右，羅偉國、胡平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刷。

¹⁶見卷 8 葉二十四，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5 月活字本。此三書皆藏北京圖書館。

¹⁷見頁 426，史部傳記類，北京圖書館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 7 月。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清初刻本，八冊，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兩處所載相符，只是後者著錄較為詳細。

歸納上述著錄，可知《畿輔人物志》通行本是二十卷本，自清初即如此；另外，尚有稿本二種傳世，惜今未之見。

今核東海圖書館館藏《畿輔人物志》計有三種：《續修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明代傳記叢刊》本，均作二十卷。其中前兩種均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同一來源，可說是同一板本；至於《明代傳記叢刊》本乃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影印，板式、行款與前一種一致，字體亦相同；然其目錄處的題名卻有不同，詳核其內容，甚有參差。以下先著錄三種的資料，再詳述其差異。

(一)《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一冊，(清)孫承澤撰，《續修四庫全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3月，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MA/082.1/2426/ v.540
附：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梁清標<畿輔人物略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王崇簡<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魏裔介<序>、清順治戊戌(十五年，1658)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目錄>。

藏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書印」方型墨印。

板式：單欄，單魚尾。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因係縮印本，未能確知其板框大小)。板心上方題「畿輔人物志」，魚尾下題「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題「畿輔人物志卷之○」，次行題「北平孫承澤著」，三行爲各傳之篇名。

扉葉左題「畿輔人物志(清)孫承澤撰」，右題「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七毫米寬二八〇毫米」。

按：1.此本<目錄>之「太僕」皆作「太世」，然內文皆作「太僕」。

2.此本卷一、卷四、卷八、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有多處剷除的痕跡，比對《明代傳記叢刊》本，知爲「胡」、「虜」、「胡虜」、「夷狄」、「賊」等字，其原因當與修《四庫全書》有關，詳論於第四節。

- 3.卷十六「金兵部鉉」、「成兵部德(字玄升)」未避康熙諱，「申太僕佳胤」未避雍正諱。
- 4.卷十二缺第十葉，核《明代傳記叢刊》本(史語所藏本)知缺「諸陋例一時祛盡」至「無車馬之音署中有」等三百六十字。無「附異僧傳」。
- 5.此本卷十一收「賀給事欽」、「蔡侍郎鬣」、「孫閣部承宗」及「鹿大理善繼」等四傳，計十七葉。與史語所藏本之十一卷的人數、內容不一致。
- 6.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云：「得一百二十人」，然細數此本<目錄>所載，共計一百三十人，與內文收錄有所不同。其差異如下：卷二「目錄」作「侯司寇秦」，內文作「侯司寇秦」，且置於「茅副憲大芳」之後，多「趙太守豫」一篇，與「目錄」不符。卷三內文多「李襄敏賓」一篇，「目錄」未著錄。卷七「目錄」作「朱總憲裳」，內文作「朱都御史裳」。卷十一「目錄」作「孫閣部承宗」、「鹿大理善繼」、「賀給諫欽」、「蔡侍御鬣」，內文順序為「賀給諫欽」、「蔡侍御鬣」、「孫閣部承宗」、「鹿大理善繼」。卷十三「目錄」有「史司馬可法」，內文卻未見。卷十四「目錄」有「呂太常邦耀」及「張方伯國銳」，內文卻未見。卷十六「目錄」有「張惠安慶臻」、「衛宣城時春」，內文卻未見。卷十九「目錄」作「王司理荔」，內文作「王司李荔」，且將「呂逸人食安」及「孫逸人孝本」二篇置於「張茂才詩」之後，與「目錄」不符。

(二)《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一冊，(清)孫承澤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台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年8月，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082.1/6008-01/v.119

附：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梁清標<畿輔人物略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王崇簡<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1659)魏裔介<序>、清

順治戊戌(十五年, 1658)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目錄>、<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提要>。

藏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書印」方型墨印。

板式：單欄，單魚尾。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因係縮印本，未能確知其板框大小)。板心上方題「畿輔人物志」，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題「畿輔人物志卷之〇」，次行題「北平孫承澤著」，三行爲各傳之篇名。

扉葉題：「《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附《四庫全書總目·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提要」。

按：是書與《續修四庫全書》本同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故內容完全相同。

(三)《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一冊，(清)孫承澤撰，《明代傳記叢刊》第38種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影印，周駿富輯，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10月，圖書總館/圖書總館，782.16/6705/v.142

附：清順治己亥(十六年, 1659)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 1659)梁清標<畿輔人物略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 1659)王崇簡<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六年, 1659)魏裔介<序>、清順治戊戌(十五年, 1658)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目錄>。

藏印：「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傅斯年圖書館」長型墨印。

板式：單欄，單魚尾，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框11.0×15.6公分(據所見之影印本)。板心上方題「畿輔人物志」，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題「畿輔人物志卷之〇」，次行題「北平孫承澤著」，三行爲各傳之篇名。

<目錄>之首行「畿輔人物志目錄」，次行題：「北平孫承澤恩仁著」，三、四行依序題「同里」「劉顯績元公」、「袁懋功九敘」、「袁懋德六完」、「余司仁岱嶼」「校」，葉末題「侄道極」、「男道樸」「錄」，墨筆書：「原書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

按：1.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云：「得一百二十人」，前述《續修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之<目錄>有一百三十人，而此本則有一百二十一人。

兩種之間的差異如下：此本<目錄>之第三卷缺「胡司空瓚」，第六卷缺「盧光祿宗哲」、「孫僉事博」，第七卷「朱總憲裳」(內文作「朱都御史裳」)作「宋總憲裳」(內文作「朱都御史裳」)，第八卷缺「史司馬道」、「張司馬學顏」，第十卷缺「孫太僕緒」，第十一卷缺「賀給諫欽」、「蔡侍御鬚」，第十四卷缺「魏侍御純粹」(內文卻見收錄，而缺「呂太常邦耀」及「張方伯國銳」二篇)，第十六卷「申太僕佳胤」作「甲太僕佳胤」(內文作「申太僕佳胤」)，第十七卷未收「朱太保希孝」，而收「吳恭順惟英」(但內文未見)，第十九卷「王司理荔」(內文作「王司李荔」)作「王司李荔」，第二十卷末多「附僧知壽」(內文標題作「附異僧傳」)。

2.此本雖著錄一百二十一人，然其<目錄>與內文所收錄亦見差異：卷二「侯司寇秦」，內文作「侯司寇秦」，置於「茅副憲大芳」之後，與「目錄」不符。卷十一「目錄」有「鹿大理善繼」，內文未見。卷十三「目錄」有「史司馬可法」，內文未見。卷十五「目錄」作「朱中丞之馮」，內文作「宋中丞之馮」。卷十九之「吳文學端御」、「呂逸人食安」及「孫逸人孝本」三篇置於「張茂才詩」之後，與「目錄」不符。

上述分點詳說其異同，以下即繪為一表，藉由對照以見其間差異：

卷次	四庫存目本、四庫續修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明代傳記叢刊本 (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本)	
	目錄標題	內文標題	目錄標題	內文標題
2	侯司寇秦 茅副憲大芳 無	茅副憲大芳 侯司寇秦 趙太守豫	侯司寇秦 茅副憲大芳 無	茅副憲大芳 侯司寇秦 無
3	胡司空瓚 無	胡司空瓚 李襄敏賓	無 無	無 無
6	盧光祿宗哲 孫僉事博	盧光祿宗哲 孫僉事博	無 無	無 無
7	朱總憲裳	朱都御史裳	宋總憲裳	朱都御史裳

8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顏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顏	無 無	無 無
10	孫太世緒	孫太僕緒	無	無
11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賀給諫欽 蔡侍御鬣	賀給諫欽 蔡侍御鬣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無 無	孫閣部承宗 無 無 無
13	史司馬可法	無	史司馬可法	無
14	魏侍御純粹 呂太常邦耀 張方伯國銳	魏侍御純粹 無 無	無 無 無	魏侍御純粹 無 無
15	朱中丞之馮	朱中丞之馮	朱中丞之馮	宋中丞之馮
16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申太僕佳胤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申太僕佳胤	無 無 甲太僕佳胤	無 無 申太僕佳胤
17	朱太保希孝 無	朱太保希孝 無	無 吳恭順惟英	無 無
19	王司理荔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張 茂才詩	王司李荔 張茂才詩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王司李荔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張 茂才詩	王司李荔 張茂才詩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20	無	無	附僧知壽	附異僧傳

1.就收錄人數而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目錄>是一三一人，而「內文」所收人數實為一二八人；而《明代傳記叢刊》本，<目錄>所載有一二一人，「內文」所收人數則僅一一九人。兩種板本不僅彼此人數有參差，甚至於兩種板本於其目錄與實際收錄人數亦實有差異。

2.就所收傳記而言，兩種板本均有「目錄」有而實無《內容》的情形，如「史可法」的傳記均未收其內容。且兩本亦均有「目錄」有某人，「內文」無該人傳記，卻另有他人傳記的現象。

3.以傳記實際內容而言，舉十一卷為例，《明代傳記叢刊》本<目錄>收「孫閣部承宗」及「鹿大理善繼」二傳，然內文僅見「孫閣部承宗」，文有十二葉之多，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該卷有四人傳記，於「孫閣部承宗」部分僅有五葉，內容改異頗大。

4.以文字剷除的情形而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語涉違礙的文字挖掉的痕跡相當清楚；而《明代傳記叢刊》本則無，可是文字漫漶處頗有之。

仔細比對兩種板本的字體、行款、字數，當可推知屬同樣的板片；且以《明代傳記叢刊》所據史語所藏本較趨近原貌。至於二者差異的產生，當產生於清乾隆間《四庫全書》編纂時期，此書語多涉違礙而在內容有所調整。

四、從東海館藏《畿輔人物志》板本差異看清人處理違礙書籍

由東海館藏兩種板本，本身之目錄與內文的差距來看，有可能是在纂輯過程中，體例既定，即將已編纂的部分先行付梓，然而其後又有去取增刪。這種情形筆者於探討朱彝尊《明詩綜》時亦曾發現¹⁸，在卷帙較多的編纂性質的著作當非罕見之例。不過，筆者以為由兩處現象來看，頗疑這不僅是單純隨輯隨印的情形，而是清人對違礙書籍的處理結果。

其一，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中，有些剷除痕跡。

- 1.卷一「宋文恪訥」傳葉四上半第四行之「胡虜」二字被剷去。
- 2.卷四「曹文襄鼎」傳葉五下半第七行之兩次「虜」字被剷去。
- 3.卷八「楊忠愍繼盛」葉一下半第四行與第六行三個「虜」字被剷去，第九行「犬羊」被剷去；葉二上半之第一行、三行、四行、六行等「虜」字第七、八行之「胡虜」及第九行之「胡」被剷去；下半葉之第一行、二行、五行、七行之「虜」字及第七行之「夷虜」被剷去；葉三上半之第一行、五行之「虜」字被剷去；葉五上半之第一行、第四行「虜」字及第二行下半葉之第五行「胡虜」字被剷去；葉六下半之第八行「胡虜」字被剷去。
- 4.卷八「王司馬遴」傳葉九下半之第九行「虜」字被剷去。
- 5.卷十六上半第七行「尙書張縉彥」等字被剷去。
- 6.卷十七「郭忠武(皆缺『登』字)」葉二下半第九行「虜」字，葉三上半第二行「虜」字，第六行、第七行、第八行之「賊」字，下半葉第

¹⁸ 陳惠美〈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看四庫館臣之刪改典籍〉，《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2 期，p.35~p.44。2006 年元月 15 日。

二行、第四行「賊」字及第四行「虜」字及第九行「夷狄」字，第四葉上半第四行「虜」字皆被剝去。

- 7.卷十七「馬都督永」傳葉六上半第八行「虜」字被剝去。
- 8.卷十八「袁錦衣彬」傳之下半第五行、六行、七行、八行「虜」字，葉二上半第六行、七行「虜」字皆被剝去。
- 9.卷二十「王威寧越」傳葉二上半第一行、第五行「虜」字，葉三上半第五行「虜」字，葉四上半第九行「虜」字，葉六下半第二行「虜」字皆被剝去。
- 10.卷二十「王靖遠驥」傳之葉八上半第三行「虜」字，下半葉第五行、八行、九行之「虜」字，葉十上下之第七行「虜」字皆被剝去。
- 11.卷二十「楊興濟善」傳葉十四上半第六行、七行，下半葉第二行、四行之「虜」字被剝去。

這些剝除的空格，經核對《明代傳記叢刊》本，知其原來的文字如上所述。這些「虜」、「胡」、「胡虜」、「夷狄」、「賊」、「犬羊」的字眼，在明人書寫敵對的女真人時是習用的文字，用得理所當然；但是看在清乾隆皇帝的眼裡，卻是悖逆的。雖然乾隆皇帝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下諭旨，針對將《宗澤集》、《楊繼盛集》「夷」字改為「彝」，「狄」改成「敵」字的情形，指示二人集中所指係金人、諳達，無須避諱，不用改易。¹⁹不過，這樣的說法恰是說明若文字敘述所指為與滿清有關者，則必須避諱，一定要改易的反證。

《畿輔人物志》既然是專志畿輔一地，明代三百以來的人物，其中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以至巡撫、都尉、司理，這些人的傳記，或事涉東北軍事，或上書言事，不免出現上述文字，且所指涉對象正是未入關前的女真人，其剝改誠為必然。

¹⁹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上冊，p.750~p.751<軍機大臣奏察《宗澤集》等改寫情形並擬寫諭旨進呈片>、<諭內閣《宗澤集》等書內「夷」、「狄」二字毋庸改易並將其總裁等交部分別議處>二條。

其二，行文中有些悖逆之語，剷除那些文字，為一種處理方式，如果全篇違礙悖逆的文字過多，剷不勝剷，那麼就刪除、改寫，此亦清人的處理方式。²⁰筆者以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多出一些人，或許即與部分傳記敏感而刪改，而使卷帙差異太多，因此再補入數人傳記。以下即以卷十一「孫承宗」條為例說明之。

1. 筆者詳考《畿輔人物志》孫承宗的傳記，得知乃根據錢謙益所撰〈行狀〉予以刪略，只有少數文字改易，多半是因刪略致使文句不順，而加上的連接詞，因此基本上是刪節，仍屬錢氏的文章。²¹錢氏〈行狀〉記孫承宗的事蹟非常詳盡，達三萬九千三百字，而《畿輔人物志》中的孫承宗傳，則近四千二百字，刪掉將近百分之九十的文字。詳核之，如〈行狀〉敘孫氏先世、早年言行、熹廟初御講筵事，進講時與熹宗互動事等都刪之。而刪略最甚者，在提及建州酋奴兒哈赤事，簡省為「東事亟」；孫承宗於東邊的種種具體作為、奏疏，亦均刪略一萬多字，至於崇禎九年(1636)至孫承宗之不屈自縊，錢氏文七千三百一十八字，此則三百二十一字，刪略近七千字。

此種刪略在編纂性的書籍，為了體例、篇幅，不得不然，而亦可見編纂者的功力及用心。在這個層次的刪略時，雖然已經有意識地調整涉及東邊女真國事，基本上還是沿用錢謙益〈行狀〉的文字，篇幅大量減省，卻尚可將孫承宗的行誼具體呈現。

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在卷十一有四人傳記，以目錄與內文的參差來看，「目錄」作「孫閣部承宗」、「鹿大理善繼」、「賀給諫欽」、「蔡侍御黻」，內文順序為賀、蔡、孫、鹿。按，賀欽成化二年(1466)舉進士，蔡黻嘉靖己丑(八年，1529)中進士，孫承宗萬曆甲辰(三十二年，1604)進士，鹿善繼萬曆癸丑(四十一年，1613)舉進士，依其科

²⁰ 筆者整理《明詩綜》時，發現四庫館臣是用刪除若干有問題的卷次，然後將原有上、下卷變成兩卷，補足原有百卷之數，為另一種處理方式。參見陳惠美〈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看四庫館臣之刪改典籍〉，《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2 期，p.35~p.44。2006 年元月 15 日。

²¹ 錢謙益《牧齋集碑傳》卷第四十七上〈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上〉卷第四十七〈孫公行狀下〉(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 155 冊《二學集碑傳》p.20~240，明文書局，1992 年 10 月)。

第先後，內文的順序是較合理的。然何以一本只有一人傳記，另一本卻有四人。筆者以為或可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與《明代傳記叢刊》本的〈孫承宗傳〉兩相比較，得到一些訊息。

3.《明代傳記叢刊》本記孫承宗於挺擊之變時對內閣吳道南的建議，與充日講官時對講章的堅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全數刪之。原文可見孫氏的真知洞見，與擇善力爭。一刪則無以見之。其次，《明代傳記叢刊》本寫天啓二年(1622)，王化貞等逃臣倡棄河東畫關而守的經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僅以「至天啓二年(1622)，經撫不協，相率潰奔，人心洶洶」十七字帶過，不能見王化貞等之怯懦無能，人心浮動，則無以見孫氏於時入直辦事之艱難。其次，《明代傳記叢刊》本寫召回王在晉事，以三百四十餘字詳述孫氏出至山海關面詰王氏，回程中以所見，條奏十餘疏，返京奏陳王氏當召回之原因，始末清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則改作「兵部王在晉出為經略，欲築重關於山海，費一百二十萬。關門僚佐袁崇煥、孫光化力爭不能得，投揭于內。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退為失策，及還面陳情形上召還在晉」六十四字概括。其次，《明代傳記叢刊》本於孫氏督理關城，具體作為，上疏言事，以近八百字皆及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則作「抵關，營壘一新，躬親環甲，巡歷山坳海澨，常至竟日不食，竟夜不寐，勞弗恤也」三十字。至於孫氏之死，《明代傳記叢刊》本作「十一年九月，東兵復南下，十一月攻高陽，攻十日，城中砲矢竭，火焚西北樓，城遂陷。公至營不屈，投環縊，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則僅「後高陽破公亦死之」，一刪全不能顯其氣節。

《明代傳記叢刊》本〈孫承宗傳〉近四千二百字，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孫承宗傳〉為一千六百多字，刪改的比例百分六十二左右。但此次的刪改，讓《畿輔人物志》中的孫承宗面目顯得模糊，僅是單純記事，不見人物精神；但卻能完全迴避明、清之際，爭奪政權中，明臣力持其事，固守其節，清政權步步侵逼的情形。這當非一般的板本差異，而是清人處理違礙書籍的刻意作為。而且，從四庫館臣處理列入「存

目」的清初丁煒《問山集》²²的奏章提及存目書內若有應燬之本，連板片亦當解京銷燬的情形來看，當時對「存目」的查看亦未放鬆。筆者頗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的刪改乃是館臣的手筆，其後再補上另外三傳，亦足十七葉，五千多字，以平衡其篇幅。

五、結語

本篇原僅為尋找孫承宗的傳記，未料卻發現東海館藏《畿輔人物志》數種板本之間的差距，而由此又考得其中因緣可能與清人處理違礙書籍有關，進而能與筆者之前考察《明詩綜》所得參證，這於筆者是始料未及的收穫。其次，東海館藏的這兩種板本，因屬叢書關係，其實有不少大學圖書館已典藏。然從外在形式幾乎完全相同的板本條件，單以一卷所錄已是有這麼大的差距。冀望本文的經驗與發現，又或可成為運用明代傳記資料者所參照。

參考書目

- 1.清·孫承澤撰，《畿輔人物志》，《續修四庫全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3月。
- 2.清·孫承澤撰，《畿輔人物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台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年8月。
- 3.清·孫承澤，《畿輔人物志》，《明代傳記叢刊》第38種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影印，周駿富輯，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10月。
- 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活字本。
-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
- 6.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7月。

²²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下冊，p.1726~p.1727<軍機大臣奏列入全書存目之《問山集》字句謬妄請即撤燬片>。

- 7.清·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四部備要本》，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8月。
- 8.李放纂輯，《皇清書史》，《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
- 9.清·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
- 10.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年3月。
- 11.清·唐執玉、李衛等監修，《畿輔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年3月。
- 12.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年3月。
- 13.清·乾隆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年3月。
- 14.蔡寇洛編，《清代七百名名傳》，《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
- 15.清·錢儀吉撰，《碑傳集》，《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元月。
- 16.清·錢謙益撰，《二學集碑傳》，《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10月。
- 17.羅偉國、胡平編，《古籍版本題記索引》，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6月第1版第1刷。
- 18.謝正光撰，〈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見《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 19.陳惠美撰，〈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看四庫館臣之刪改典籍〉，《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52期，2006年元月15日。